

余嘉錫 著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
楊家將故事考信錄

雲南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余嘉錫 著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
楊家將故事考信錄

雲南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 楊家將故事考信錄/余嘉錫著. 一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5.12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ISBN 7-222-04626-7

I. ①宋...②楊...Ⅱ. 余...Ⅲ. ①水滸—人物形象—文學研究②章回小說—文學研究—中國—明代
Ⅳ. I207.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154923 號

責任編輯 王小燕 陳 遲
特邀編輯 宋硯卓 傅 傑
裝幀設計 楊曉東
責任校對 海 雲
責任印制 洪中麗

書 名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 楊家將故事考信錄
作 者	余嘉錫 著
出 版	雲南人民出版社
發 行	雲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 編	650034
網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開 本	889×1194 1/32
印 張	5.5
字 數	139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4000 冊
排 版	上海傑申電腦排版公司
印 刷	雲南新華印刷一廠
書 號	ISBN 7-222-04626-7
定 價	23.00 元

尊敬的讀者:若你購買的我社圖書存在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發行部電話:(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郵購)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四庫提要辨證(上、下)

中國古代史籍舉要

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

爾雅校箋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
楊家將故事考信錄

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

四庫提要叙講疏

先秦學術概論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 楊家將故事考信錄重刊弁言

傅 傑

余嘉錫先生（一八八四—一九五五）是著名的文獻學家，主要著作有四庫提要辨證、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世說新語箋疏。所撰論文太史公書亡篇考、牟子理惑論檢討、晉闕雍碑考證、寒食散考、疑年錄稽疑、書冊制度補考等由後人編錄爲余嘉錫論學雜著，於一九六三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其後復經增補，改題爲余嘉錫文史論集，於一九九七年由岳麓書社出版。今抽取其小說研究二種宋江三十六人考實與楊家將故事考信錄別出單行，以廣其傳。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一九三九年首刊於輔仁學志第八卷第二期。余先生自少熟讀水滸，中年以後乃從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通鑑紀事本末等史籍中得見『有關宋江諸人事跡，足以訂證宣和遺事、水滸傳諸書者，隨手摭錄，日久積成篇帙。比而觀之，知諸說部書所叙，大體有所依據，真假相半。即其傳會緣飾之處，亦多推本於宋、元社會風習，初非嚮壁虛造。詳加考索，不僅於北宋末年震鐸一時之英雄事跡，可以粗明大概；即水滸傳所用之名辭、典制，昔所認爲難於索解者，至是亦漸能得其真義矣』。在付梓後十餘年間，余先生又增輯訂補，至辭世前兩年始寫成定稿。楊家將故事考信錄完成於一九四五年，全文分故事起源、流傳因果、楊業傳索隱、楊延昭文廣傳索隱四篇，

除了博稽史料、條列史實，還特別措意於彰顯楊家將故事的意蘊，亦即作品中固存的『春秋攘夷之義』：

當元之時，天地閉，賢人隱，晦盲否塞極矣。物不可以終否，楊家將之作，如板蕩之刺時，雲漢之望中興，其殆大義之未亡、一陽之復生者歟？

而『充此志也，山可移，海可填，日可復中，曾不百年而朱氏興，遂驅胡元，復禹域，此豈一手一足之烈哉，正賴國亡而人心不死，有以致之耳』。所以『楊家將事雖雜劇小說，先民之志節、立國之精神存焉』。在文末復總結道：

楊業與契丹角勝三十餘年，卒之慷慨捐軀，以身殉國。子延朗於澶淵之役，請飭諸軍扼其歸路，襲取幽、易等州。孫文廣，亦獻策取幽燕。虽功皆不成，而祖孫三代，敵愾同仇，以忠勇傳家，誠將帥中所稀有。由是楊家將之名，遂爲人所盛稱，可謂豹死留皮、歿而不朽者歟。愛國之心，人所固有，後之人何樂而不爲也！

其一咏三嘆的良苦用心躍然紙上。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以及同類題材的作品就藝術性而言，本非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上品，但在抗日戰爭期間，乃成爲胸有塊壘的學者關注的共同話題，差不多在余文刊布的同時，衛聚賢先生發表了楊家將考證，翦伯贊先生發表了楊家將故事與楊業父子，而論考證之詳確、感慨之深切，允當推余文爲翹楚。

與余先生其他諸傳世名著一樣，以上二文也深受同輩與後學的推崇。稍遠的例子是四十餘年

前陳垣先生爲余嘉錫論學雜著撰寫序文，即稱其『證據充足，實事求是，有許多新的論斷』。最近的例子是去年陳尚君先生爲四庫提要辨證撰寫重刊弁言，尤強調余先生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已與傳統舊學頗有不同：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楊家將故事考信錄等文，將傳統經史考據的方法用於通俗小說的研究。楊家將演義雖多虛構故事，但并非全無事實依憑。余先生從宋元史籍、地志、筆記、文集中廣稽史料，指明孰出史實，孰出虛擬，並進一步推論其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文化背景，揭示了因其弘揚民族正氣而得廣傳民間的原因。在抗戰後期的淪陷區有這樣的論文寫出，尤足見作者感時憤世的情懷。宋江三十六人考實則將水滸傳前身宣和遺事所述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的故事，追蹤文獻，理清了水滸主要人物的歷史原形，並從文本、制度、地理、民俗等多方面，還宋江起義以歷史真實。

由此『不難看出，他的研究極富現代學術意識，已非傳統意義的考據之學所能牢籠。又因其探討的深入和結論的精闢，他的許多看法至今仍爲學界廣泛稱道』。

除了廣泛稱道，更有繼起而爲之續補者，如孫楷第先生的水滸傳人物考、王利器先生的水滸的真人真事，都是在余文的影響下產生的。當然，也有學者提出了若干不同的意見，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是考校的方法，例如趙景深先生在四十年代末撰水滸傳簡論，其中第二節專論水滸傳的真實性，指出三十六人故事『只是民間傳說，過於穿鑿，會失去文藝的本身價值；水滸是想象的故事，不

比三國七真三假，根本連百分之一的真實性都沒有的。二是考校的結果，例如張政烺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撰宋江考，其中第四節專論宋江不征方腊，據陝西省府谷縣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志銘中折可存先後俘腊取江的記載，力辨三朝北盟會編所引中興姓氏姦邪錄與林泉野記、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十朝綱要中的有關文字皆不足信，雖未標舉余先生之名，而其言顯然都是針對余文而發的。

余文固不無值得進一步商榷之處，但余先生博極羣書的湛深功力使其文元元本本，討源納流，材料豐贍，交代明確——一言以蔽之，都是不帶水份的『乾貨』，因此儘管後來的讀者未必全部認同其考校的方法與考校的結果，但在探索水滸傳與史實的關聯與分析小說人物形象塑造方式時，取資往往不能出其範圍。這正印證了余先生在目錄學發微中的經驗之談：『夫考證之學貴在徵實，議論之言易於蹈空。徵實則雖或謬誤，而有書可質，不難加以糾正。蹈空則虛驕恃氣，惟逞詞鋒。』而余先生虛懷若谷的謙謹態度，則使其言坦白明晰，平實懇摯，鮮見意必固我、嘩衆取寵之詞。如余先生懷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中的史斌，即水滸傳中的九紋龍史進，張政烺先生稱其所論『頗有可能』，王利器先生亦從其說；但余先生僅用一個『疑』字點到即止，并特別提醒道：

其餘諸人，雖見於史傳，姓名時代亦復相合，然人之同姓名者正復不少。宋時武人，多喜名『勝』、名『順』、名『俊』、名『平』、名『橫』、名『青』，而名『進』者尤多。哀各書所見，可得數百人。其名既如此之同，若其姓又爲張、王、李、趙，則名氏皆易同，無由別其爲一人二人也。今於顯有可疑

者，附著案語，餘但條舉事跡，以俟論定。

爲了對歷史負責，也爲了對讀者負責，將重要發明中的疑點毫無藏掖和盤托出，啟發讀者質疑問難，共求其實；而不是但見一二斷井殘垣，就將之幻化爲美輪美奐的大觀園，且居之不疑而顧盼自雄——從中我們正可領略一個真正的學者應具的教養。集博極羣書的湛深功力與虛懷若谷的謙謹態度於一體，余著的可貴可傳在此，而余著在今天特具的典範意義也在於此。

目 錄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	一
楊家將故事考信錄·····	九三

宋江三十六人考實

序

宋宣和間，宋江等三十六人起兵梁山濼，梁山濼即梁山泊，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濼泊古今字』。馳騁山東，『官軍』莫敢嬰其鋒；其後受招安，又率其衆從攻方臘，此北宋末年一大事也。顧習見之史籍，如東都事略、宋史諸書，皆語焉不詳。其見於徽宗紀、張叔夜傳及侯蒙傳者，皆不過數十百字，其疏略可知。至元、明之際，水滸傳演義行世，描寫宋江諸人事蹟，極精細生動。明胡應麟嘗記『嘉靖、隆慶間，某鉅公案頭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又『某名士爲水滸作歌，謂『奄有丘明、太史之長』』。可謂風行一時，譽滿人口矣。清初文人如金聖歎，人瑞。亟推許水滸傳，以之與史記、國策並論，而以施耐菴擬莊周、屈原，猶是推闡明人之意；復以意改竄原書爲七十回，刪去以後之事，於未刪諸回，悉施評點，盛加稱譽，其書益不脛而走。於是鄉里婦孺，幾無不知有宋江等聚義梁山濼之事矣。顧承學之士，雖喜其文辭之工，而疑其事之出於張大傳會，返而求諸史籍，則又記載簡略，不能得其本末。通行之書，僅宣和遺事敘述爲詳。其書雖出宋、元間，讀者以其爲小說也，羣疑其史料價值，無以遠過於水滸傳，不肯置信。其南宋初年之史籍，如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諸書，記事較詳史料較多者，則遲至清末，刊本始通行。明、清兩代，僅恃鈔本流傳，爲不經見之祕籍。偶有寓目者，亦多半注意宋、金間和戰以及兩宋間諸關鍵問題，罕留意於宋江聚義之事者。

以故，說部所傳宋江起兵本末，以及其受招安後與攻方臘之事，無人肯置信，並不信其曾結誓於梁山。於是縱橫一時之英雄，無人能確切言其事蹟者。嗜讀水滸傳者，於其本事茫昧無所知，不審其爲出於文人虛構，抑或有所依據。斯於此一文學名著之研究，有所未盡，居嘗引爲遺憾焉。

案：記載宋江事最早而最詳者，無過於宣和遺事。其書雖出於宋、元間，距宣和時已遠，然其敘事實有所本。吳自牧夢梁錄謂『說話有四家數，小說名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發踪參』發發踪參四字，不可解。但夢梁錄所根據之都城紀勝，則爲『發跡變態』，而宋、元話本，又都改『態』爲『泰』之事；又有談經、講史、商謎三家，見卷二十。周密武林舊事卷六，記諸色伎藝人，亦有此四家。其所講之書，謂之話本。自牧謂『凡傀儡敷演烟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又謂『影戲、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是也。宣和遺事蓋合小說、講史兩家話本若干篇爲之，故前後頗不聯貫。其演宋江公案者，當屬於小說家，殆南宋人所爲也。

宋高宗偏安江左，居嘗以欣賞諸色伎藝自娛，尤喜小說。繫年要錄卷一百六紹興六年。注引趙姓之中興遺史曰：『睿思殿祇候李綱者，能謳詞，善小說，主養飛禽。』武林舊事卷六記小說人朱脩、孫奇、隸德壽宮，皆其證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九云：『紹興元年十二月，邵青受招安。先是杜充守建康時，有秉義郎趙祥者，爲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脫身歸，乃依於內侍綱。綱善小說，上喜聽之。綱思得新事編爲小說，乃令祥具說青自聚衆已後蹤跡，並其徒黨及強弱之將，本末甚詳。編綴次序，侍上則說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單德忠、單德忠爲邵青部下統制官，勸青受招安者。之忠義。』可見

小說喜演草澤英雄故事，所謂鐵騎公案也。邵青聚衆之時，聲勢不廣，影響不大，且人尚生存，猶得編爲話本，況宋江之聲稱赫然者乎！其綴成小說，流行民間，無足怪者。

夫話本既真假相半，自不能純構虛詞。故宣和遺事記『花石綱』、『生辰綱』、『閻婆惜』事，雖未必曲折如真，至於江等聚義梁山濼及受招安後率兵與攻方臘，則必不容誣。然遺事之寫宋江，反不如內侍綱所編邵青蹤跡之詳。蓋其書本講史之體，意在演說南北宋興亡，不爲宋江而作。故取小說家梁山濼話本，刪除繁文，存其大略耳。楊維禎東維子集卷六有送朱女史桂英演史序曰：『朱氏名桂英，家在錢塘，世爲衣冠舊族，善記稗官小說，演史於三國、五季，因延致舟中，爲予說道君艮嶽及秦太師事。』觀此可以知元代講史風氣，及宣和遺事之所由作矣。

夫宋江興兵山東時之徒黨，據宋史侯蒙傳所記，宣和遺事所講述，僅三十六人而已。宋、元之際，有僞撰江題壁詞者，造爲『六六雁行連八九』之語，詳本文宋江條。是爲一百八人之說所由起，當亦出於說話人之手。元人雜劇頗有據以纂演梁山濼故事者。至元末明初，水滸傳出，於一百零八人鋪叙尤詳。其寫宋江等事，與宣和遺事，有合有不合。蓋遺事所據者，三十六人話本；雜劇及水滸所據者，百八人話本，又各以己意有所增飾，故不能盡同。胡應麟謂『施某於故書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一百八人所由起』見莊嶽委談下。者妄也。本無一百八人，安所得招語乎！

宋江受招安後，即率師隨童貫攻方臘，與劉鎮等攻幫源洞，破之，擒方臘所署置之將相，事見三朝北盟會編、十朝綱要、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諸書。宣和遺事謂『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收方

臘有功』，最得其真。水滸傳百回本謂宋江先破遼，後擒方臘，已失其實。然宣和四年，童貫伐遼，楊志實將『選鋒軍』以從，即宋江之兵也。但此役敗而非勝，江又不在于行間耳。水滸移甲就乙，將後作前，固小說之常態，其事不可謂無因，疑爲宋、元間說話人所增益，而水滸從之。至其他各本，又有平田虎、王慶兩事，則全出杜撰，毫無影響，蓋明代人所贗也。

余自少有歷史癖。讀水滸傳，喜其叙事之曲折逼真：凡所描寫之人物，皆各具性情，各有面目，胥能與世情契合。顧以讀書不多，頗疑其事實之出於虛構，則亦漠然視之，不復措意也。中年以後，從事考史之業，讀書漸多，得見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通鑑紀事本末諸書，見有關宋江諸人事蹟，足以訂證宣和遺事、水滸傳諸書者，隨手摭錄，日久積成篇帙。比而觀之，知諸說部書所叙，大體有所依據，真假相半。即其傳會緣飾之處，亦多推本於宋、元社會風習，初非嚮壁虛造。詳加考索，不僅於北宋末年震鐸一時之英雄事蹟，可以粗明大概；即水滸傳所用之名辭、典制，昔所認爲難於索解者，至是亦漸能得其真義矣。其後讀黃以周通鑑長編拾補，甚佩其援引詳博，考據精審。於宋江起兵山東之事，能訂正舊說之訛誤，使北宋末年之重要史實，復白於後世，有昭然發蒙之功。因取吾之所記錄者與拾補比勘，則吾所記者或爲黃氏所遺。其宋、元人文集、筆記所記典制、風習與水滸傳所叙故事相關涉者，則以非宋江等個人行事所關，非黃氏所措意，故亦不遑論及。清人其他考證著作，偶爾牽涉及宋江梁山灤者，大抵爲隨筆摭拾，非經意之作，故因襲前人者十恆八九，鮮所訂正；甚且治絲而棼，轉增訛謬。因即就吾所筆記者，益擴充而采摭之。如是者累年，積稿達四五

萬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勒爲一篇，布之於輔仁學誌第八卷第二期。竊自謂於宋江等聚義梁山濼以及相關之事，搜輯略備。於研究水滸者，或能有所裨益。刊布已後，今既十五年矣。同好者頗不以爲謬。比來年衰多病，不復能在課室從事講論，端居多暇，以讀書自遣，所得關於梁山濼記載日益多，視舊作約增萬餘言。舊時學誌印本，早已無復餘存。因取舊稿重加訂補，以成此篇。海內同好，苟於愚之所綴輯，匡正誤謬，補益其所未逮，使讀水滸者，於其書敘述所及，咸能通解無復疑滯，此又研究小說文學者之所蚤夕跂望，非特愚一人之厚幸也。綴輯既竟，因復推論今本水滸傳故事之根據，與夫故事之所由流傳，以當本篇之緒論焉。

一九五三年九月 余嘉錫記

凡 例

余作此文草創粗就，孫君子書楷第告我，嘗欲作『梁山濼考』未成，僅抄撮史志若干條，並以康熙、光緒兩朝壽張縣志見借。遂采康熙志入梁山濼條下，並錄孫君考證一條於注中。蓋至是已數易稿矣。雖迭經修改，徵引差詳，猶以未得陳泰、陸友仁兩詩出處爲憾。質之吾友陳援庵先生，爲從所藏所安遺集及元詩選內檢出見示。所安集抄本，余所未見；元詩選則曾翻閱而未得者也。因復采掇著於篇，並誌其事於此以志謝焉。大雅宏達，與吾同好，儻能匡其不逮，如二君子，是所望也。

史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而不著其誰某，獨見於宣和遺事、癸辛雜識，然姓名綽號，互有不同。誠齋樂府采遺事作雜劇，此亦孫君子書見示者，而其次第名號頗異；七修類稿所引雜識，又與今本大異。諸家考證，益治絲而棼，今著其異同，列爲一表，以清眉目。

此篇之意，在援引史傳以明稗官小說街談巷議之所由來，故凡三十六人姓名事蹟見於史傳者，悉加采取。案：宣和遺事次第，分條臚列。然纔得十有四人耳。仍題爲三十六人者，舉其原數，以見所考不止宋江也。

宋江徒黨本只三十六人，其謂別有七十二地煞合爲一百八人者，乃後起之說耳。七十二人中，如彭玘、李忠之徒，姓名雖見於史傳，概不采入。惟因龔聖與作燕青贊，有『太行春色，有一丈青』之語，諸家遂疑梁山濼中果有一丈青其人，此則淆亂事實，不可以不辯。今具列建炎初馬皋妻一丈青之事，附於十四人之末，以祛其惑。

凡人之綽號，皆取俚俗打諢之語，故曰諢名。三十六人綽號，人多不曉。考之宋人俗語，往往可解，輒臚舉例證，加以詮釋。至於明白易解者，不復詞費。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宣和遺事於宋江及三十六人之外，尚有一丈青李橫一人。遺事謂宋江作梁山濼首領時，晁蓋已死，若其說可信，似當以李橫補其闕。考南北宋間實有李橫其人，嘗爲黃河掃兵，後入桑仲之黨。紹興初，仲爲襄陽鎮撫使，以橫知鄧州。仲死，橫繼其任，舉兵攻僞齊，復汝州潁昌府，遷京西招撫使，傳檄收復東京，旋爲僞齊所敗，併失襄陽。歸朝後，以其軍屬張俊。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以